

走遍澳門



文·程明喜

回眸忽悟不少年，三十八載豈惘然。
隻身居澳輕狂客，一囊一杯醉花前。
灘頭觀瀾橫琴笑，松下巷陌舉棋閒。
莫笑筆拙塗鴉亂，一片冰心寄指尖。

——作者自題

一、徒步青洲

“走遍澳門”——2009年9月26日晨8:30分，在澳門旅遊地圖上我鄭重地寫下了這四個字。帶上一張地圖、一部相機、一個本子、一支筆、一部手機、一副太陽鏡、一點零用錢，由駐地——雅廉訪大馬路福康大廈出發，開始了我的澳門徒步之旅。

今天，是我到澳門工作第三十天的日子。8月27日，我和九位內師一臉陌生地來到了這座城市。雖說此地方圓不過28平方公里，但一個月緊張的工作，還是讓我們的雙腳陷進了水坑尾，讓我們的身軀粘牢了辦公室的座椅。我的雙腳卻在雅廉訪、八角亭、巴波沙、鮑思高之間劃出了一個不規則的多邊形；一個月來，更多的時間則是面對電腦。我在水坑尾附近倒是轉過幾遭，但真正有目的、有計劃地去認識這座城市，恐怕大家都沒想過，而在這十個人之中，我算是個先知了。

來澳門的人，第一選擇恐怕就是奔賭場，第二選擇就是去大三巴，第三選擇可能就是登

觀光塔了吧。也許我本身對那種“娛樂活動”不太感興趣，而且，身份也絕不允許，所以一直沒怎麼走近。但這也許並不重要，而重要的是，一直以來在我身上形成的“尋根究史、采風探俗”的品性，我更願意深入街市宅巷、廟宇亭台，與老澳門人聊聊天，與舊澳門建築對對話。那些叫得上名兒的大景點固然要去，但真正要感受澳門的歷史、瞭解澳門的現在、探尋澳門的淳樸民風，就要把身心浸入其中，去聆聽、去尋找、去感受……

我出門左拐（樓高且近，分不清東西南北），順著雅廉訪大馬路前行，再左拐經過紅街市，穿過馬路，目標直指位於澳門西北部的青洲。今天的目標就是鎖定青洲及澳門西灣。為了記住自己的路線，每到一個重要路口，都要拍下一張路牌；不知不覺的，沙梨頭、青洲、筷子基、工業園已被我淌過了。在工業園區轉了好一陣，自己覺得已誤入迷魂陣。海邊不遠處，一位長者正在亭子裡悠閒地整理漁具。我走近前，和他聊了起來，還好，他聽得懂我說的普通話。老人在地圖上標出我問路的位置後，還幫我拍了張照片。

這樣，我轉出了工業園，沿原路返回，路過青洲社區，走上了林茂海邊大馬路，就算離開了青洲，走到了海灣。我徒步了兩個多小時，此時已大汗淋漓了，抬頭看一看太陽，已被高樓擋住了。我拿出地圖鋪在地上比對，竟不知此路通何方。近處是海濱休閒區，樹蔭下，十幾條長椅



上，有三三兩兩老人在聊天，他們見我一個人背著包拿著地圖、東張西望地走過來，就知道我是問路的了。沒等我到近前，一對熱情的老夫婦已經等在那裡了；可是讓他們失望而感到無助的是，我說的話，他們一點兒也聽不懂。我立刻改變溝通方式，在地圖上寫道：“這是哪裡？請幫我標出來。”但在我和老人告別後，仍然一頭霧水，祇好繼續前行，走了大約三四百米後，覺得不對勁兒，就在路邊背對著太陽，心中念著“上北、下南、左西、右東”，拿出地圖又比了比，結果發現自己好像真的走反了。此刻恰好見到兩個中學生過來，一問才印證了我的感覺。

二、古老的碼頭

走上了正確的道路，腳下少了些猶豫，多了些輕快。一邊走一邊掃描著周圍的景物，似乎要從哪條幽深的小巷裡、從哪面斑駁的牆壁上、從哪塊古老的牌匾上、從哪位滄桑的老者臉上找到我想要的澳門歷史印跡。轉過繁華的馬路，自己心中暗喜，原來這裡分明就是我要找的古碼頭、古漁村：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建於1948年的協利碼頭，一個佔地不足二百平方米的小二樓建築，傍海岸而建，淡黃色樓體在時間與海風的侵蝕下，已變得古老深沉而韻味豐富了。海邊停靠著十來艘漁船，看似是廢棄的了，無人問津。我信步走進那大門，左右兩間小屋裡的雜物好像堆放了很久，近海的月台上，樓下靠門的陰涼處，一位七十歲左右的老者臥在竹椅裡，眼睛望著海的那一

邊。我的到來似乎沒有引起他的注意，他依然陷入自己的世界裡，也許他在回憶幾十年前的往事吧？老人身旁，一條大黃狗在草叢旁午憩。我正在徘徊觀望，一位五十多歲男子走了過來，我也迎了上去，用生硬的廣東話打過招呼後，就跟他聊起了這個碼頭。要離開時，我求他為我拍了張照片。扶著粗壯的黑漆木柱，看著這座古舊的小樓，聽著身後海浪輕聲地傳來——而這裡的一位老人、一個中年人、一條大黃狗，還有海浪中搖曳的漁船——這可就是他們的愜意生活，我可不敢再打擾了，轉身就退出了那裡的現實；回頭再看一眼吧——繁體字的“協利碼頭、1948年”，以及一行葡文名稱。

斗轉星移，潮漲潮落，逝者如斯，不捨晝夜……觀世間景物，尋歷史足跡，感受到了歷史變遷和人世滄桑。這一刻，我似乎正在穿梭於時空隧道，祇是思緒卻向歷史與未來延展而去，忘了足跡還留在澳門的這一處僻靜的角落。📍

（作者為特級教師，原任吉林省長春市樹勛小學副校長，現於教育暨青年局任職，本學年參與巴波沙中葡小學、鮑思高粵華小學的教學革新工作）

【圖片來源】
由作者提供